

天主教社會思想中的全球化議題

武金正¹

本文作者首先分析「全球化」的持平意義，接著說天主教社會思想中的全球化是「以人為本」的，有其「基本規範」，而且全球化的目的在「為發展而合作」。「全球思維，在地行動」是全球化理想的情境，教會的任務何在？主教的角色如何？在本文中提出可行的觀點，深切寄望於我們的主教，能夠施展其特色，亦能夠扮演處理全球化的一個典範。

壹、導論

梵二大公會議給教會帶來了革命性的旋風，也因此領導教會邁向新的方向。這項革新的基本指南言簡意賅地說²：

「教會歷來執行其使命的作風，是一面檢討時代訊號，一面在福音神光下替人類解釋真理。」

「全球化」是當前非常凸顯的時代訊號：無論東西或是南北的關係、兩次世界大戰或地方種族之間殘暴的衝突，抑或是人類在某方面的突破性進展，如：諾貝爾（Nobel）獎項、奧運

¹ 本文作者：武金正神父，1948年生。奧地利 Innsbruck 大學哲學博士；輔仁大學神學博士。曾任輔大哲學系所副教授、美國 CUA 越南神哲學院成員；現任輔大宗教學系教授、輔大神學院教授。

²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文獻，《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GS）（1965年12月7日），4號。

破紀錄……等，舉凡以上種種皆為全球化的現象。這些人、事、物常彰顯新的面貌且影響了經濟與社會生活，同時，也引發人類推陳出新的哲學與神學的思考；因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John Paul II, 1978~2005)在「社會科學宗座研究」所舉辦的第七次國際討論會中(2001年4月)對與會的學者說道³：

「教會需要深知全球化新反應出來的現象之客觀知識，因此，教會在其社會訓導之原則光照下，仔細地考察這些新的事物。」

本討論會的目的，企圖以教會社會思想的教導為原則，以甫出爐的《教會社會訓導彙編》為依歸，來反省探討全球化和本土化的現象及其價值觀。為此，本文首先依循該書探究何謂全球化，並闡述三種典範。其次，詮釋該書第九章〈國際社會〉並討論其與全球化的關係；最後，反思與地方教會的相關議題。

貳、「全球化」涵意面面觀

在一次討論全球化的議題中，耶穌會士 Robert Brungs 教授大膽地斷言⁴：

「全球化的歷程由來已久。就某一觀點而言，竊以為始自亞當與厄娃，亦即，當人類從伊甸園出走的那一劇便已然揭開序幕了。」

³ The Pontific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Globalization: Ethical and Institutional Concerns*, ed. by Edmund Malinvaud, Louis Sabourin, (Vatican City: Pontific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01), p.27.

⁴ *Globalization Christian Challenges*, ed. by ITEST, (St. Louis: ITEST Press, 2004), p.185.

的確，當人與異己的社會、文化接觸時，就已經開始邁向全球化了。肯定個人的存在意識與人的社會關係，並與他人建立一個更佳、更完美的超越團體，可以說，他們已經歷了一段全球化的過程。以哲學的抽象原則來說，當人以「一和多」互動思考生活，他們已有某種全球化的經驗了。比方說，在人類歷史中，亞里斯多德的學生亞歷山大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 356 ~ 323 BC) 在統一大半近東時，他業已留給人類一個顯然的全球化經驗，而且具體地建造了亞歷山大城做為「當代的世界村」⁵。這類的經驗可在東西方的商業、宗教、文化……等的接觸、衝突、和諧中一步步地認出它來⁶。總之，我們可在人類歷史中，以考古學的方法加上批判性亦可辨識出來⁷。然而，現在的全球化不同於既往，因為科學進步，新聞記述殊異，政治主流觀點相異、以及深度與廣度皆迥異，自然對於「全球化」的理解也與過去大相逕庭。

「全球化」這詞彙出現於廿世紀後半，有人費心地探索其來源：學者 Stefano Zamagni 認為「全球性」(Global) 是出自 Marshall McLuhan 在其名著 *Exploration in Communication* (1960) 提及的

⁵ See: Samuel Sandmel, *Philo of Alexandria. An Introduction*, (N.Y.: Oxford Univ. Press, 1979), pp.7~10.

⁶ Vu Kim Chinh, "Tan Nho-Kito Giao-Tham Hoc Ban Vi Hoa Viet Nam", in *Dinh Huong* 22(2000), pp.4~16; K. Borchardt, *Globalisierung in historischer Perspektive*, (SB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 Hist. Klasse, Munchen, 2001), Heft 2.

⁷ Stefano Zamagni, "Globalization and the New Migratory Question", in: *Globalization: Ethical and Institutional Concerns*, pp.118f; P.J. Opitz (ed.), *Der globale Marsch: Fluch und Migration als Weltproblem*, (Munchen, 1997).

Global village 一辭。但「全球化」(Globalization) 這詞彙是 1983 年美國經濟學家李維特(Theodore Levitt)首度採用的,而後於 1988 年受到日本學者以及擔任數家國際企業公司顧問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先生所推動,遂扶搖直上,一舉成爲媒體喜愛的語言;於此,全球化成爲一種複雜的運動⁸。之所以複雜,乃因各個環節的關連不透明,甚至彼此矛盾;所以,我們不必驚訝學者們對「全球化」採取南轅北轍,乃至相互對立的看法。

一、誇大地肯定「全球化」

這立場常提醒我們:全球化是一件現代不容否認的重要事實。其有力的見證便是科技和經濟學。

Robert Collier 在其〈全球一村的科學〉一文中,扼要地描述科學的巧設(可見或不可見的範圍)無所不在地瀰漫著我們每天的生活。他甚至要證明科學性的團體已逐漸躍升爲全球性團體。如此,科學不僅被應用來控制人的生活,而且透過科學家它更成爲滲透全球的一股力量⁹。

⁸ David Held suggested a useful definition: "Globalization may be thought of as the widening, deepening and speeding up of worldwide interconnectedness in all aspects of contemporary social life, from the cultural to the criminal, the financial to the spiritual", see David Held & Others, *Global Transformatio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 Press, 1993), p.2.

⁹ R. Collier 說現在可在網路上查到約有 300 萬筆,而推論在 2010 年在網路上可查到 90%著名的科學家。關於科學的重要性,其能解決人的需求,Collier 以 J. Nehru 的話佐證:"It is science alone that can solve the problems of hunger and poverty, insanitation and illiteracy, of superstition and deadening custom and tradition, of vast

O'Boyle 鳥瞰國際金融史並提出其結論：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九〇年代的變化足資證明，現在全球化經濟是不能等閒視之的事實。他特別說明當前的兩個主要看法：一是經濟學者的主流觀點，其前提肯定個人主義和利益的價值中立；一是屬於比較少數的，人格主義為經濟價值的基礎看法，他們所重視的人格經濟是依據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1948）和宗教對人本的肯定一此乃全球倫理之根源。O'Boyle 還分別提及兩個重要的觀念：「全球化」和「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所謂「全球化」是某些代理公司在不同國家的金融乃是自食其力，並不依賴國家的互助和支持，好像金融界沒有疆界似的。而「國際化」主要是從具體的一個國家與他國連合金融，並得到他國的肯定和協助。這兩種典型可以互為補足，同時也因經濟、政治的觀點，國家和國際的政策不同，因而形成彼此相互挑戰。

二、有問題的「全球化」

對全球化抱持著懷疑的態度甚至持否定觀點者，他們認為科學主義造成人本的孱弱，因為科學所推動的技術具控制性作風，引人走向單向性的思考，甚至，養成機械性的習慣；假使，它控制全人類的話，那麼，後果將不堪設想。這是近代以來，

resources running to waste, of a rich country inhabited by starving people...Who indeed could afford to ignore science today? At every turn we have to seek its aid...The future belongs to science and to those who make friends with science", see: Robert Collier, "Science in the Global Village", in: *Globalization Christian Challenges*, pp.2~11; See also: K. Ohmae, *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 (N.Y.: Free Press, 1995).

人們開始把自己分成二元，而科學越來越占上風乃至成為「思考」之標準的後果。另一方面，人文科學受該想法的衝擊，因而認出人類的危機遂群起反抗之，如：韋伯（M. Weber, 1864~1920）、胡塞爾（E. Husserl, 1859~1938）¹⁰之輩。

全球化最顯著的影響在於經濟的整合，迫使弱小者非仰賴強者不可，這是解放神學在上一世紀下半葉已體認出的，即所謂「發展主義」的惡性循環，因而提出因地制宜的「解放」方式；又如，解放神學傳到非洲和亞洲，逐漸發現經濟和政治不是最重要的；例如，南美洲所強調的解放內容，除了已經提出之外，也許，另有其他方面更該注意到，比如：人本的、文化的、宗教的……問題等等。所以，雖然解放神學獲致大力推動的地方——尤其是第三世界的認同，但基本上它是地方化的全球化運動¹¹。

三、「全球化」的持平看法

當下的全球化是人類歷史的現狀，史無前例、多元的、複雜且強而有力的過程，因而，我們不可盲目地推崇或簡化地壓抑之。另一方面，雖然我們不能控制它，卻應該對其有更深入

¹⁰ R. Scruton, *The West and the Rest: Globalization and the Terrorist Threat*, (Washington, 2002); See also: C. Leggerwie, *Die Globalisierung und ihre Gegner*, (Munchen, 2003).

¹¹ See: P. Hirst, G. Thompson,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Governa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6); See also: S.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 (N.Y.: Simon and Schuster, 1996).

的研究，了解其現象與基礎以及走向，才能去蕪存菁。

爲此，這立場深信全球化本身不是先天全然好或全然壞的現存運動；而是人所締造並決定其價值觀之故。正如其他任何的系統一樣，全球化亦可成爲人的災禍或者祝福，所以我們需要的是提供一個正確的人本價值觀，建議一個正確的方向，使人們能夠經過教育和陶成而實踐之。因而，全球化和倫理並行不悖是可能的、也該是互動的。如此看來，許多社會政治的意識型態，如共產主義、資本主義或東西、南北半球的成見，該在人本觀念、溝通的過程（民主化），以及宗教交流的連帶中學習、更改、蛻變，以邁向更美好的全球化¹²。

在推動更良好的全球化使人能更幸福的過程中，試問宗教究竟扮演何等角色？我們試圖透過對《教會社會訓導彙編》第九章〈國際社會〉的了解野人獻曝。

參、天主教社會思想中的「全球化」理念

在基督紀元第三個千年肇始，教會更清楚地意識到需要與人攜手同行，並相信基督偉大的再造者將引領我們邁向人類救恩的圓滿。教會不斷體驗到天主的愛，因而願意帶領人在經歷全球化快速遞變的當下，同沾福音之愛，作爲生活的指南。

¹² See: David A. Held, D. Goldblatt and J. Perraton, *Global Transform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 Press, 1999); See also: D. Archibugi, D. Held and Martin Kohler, *Re-imagining Political Community: Studies in Cosmopolitan Democracy*, (Stanford: Stanford Univ. Press, 1998); see also: K. A. Lee and D. McNeill (eds.)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Edinburg: Edinburg Univ. Press, 2000).

一、天主教社會思想脈絡中所關心的「全球化」

歷代教會關懷世人誠屬理所當然的，因此對現代問題的關心的確有了具體而微的社會思想。第一道社會通諭是教宗良十三(Leo XIII, 1878~1903)有關勞工的《新事》通諭(*Rerum Novarum*, 1891年5月15日)，教會特別關切工業起步的發展國家，點出其所面臨的問題，尤其是資方和工人之間的衝突，《新事》因而成為教會日後關懷社會生活的新典範¹³。

繼《新事》之後，教會頒布了《四十年》通諭(*Quadragesimo Anno*, 1931年5月15日)。教宗碧岳十一世(Pius XI, 1922~1939)以溫故知新的態度認出其時代新問題，即經濟危機；它波及國家和國際的現況，於是，「權利輔助原則」(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成為管理和競爭的重要指標。另一方面，教宗碧岳十一世也坦然面對全球化危機新的棘手問題，亦即獨裁的希特勒、法西斯(totalitarian fascist)和共產黨。

廿世紀的後半葉，教會認出全球性的新時代訊號，亦即社會問題普遍地影響到所有國家。教宗若望廿三世(John XXIII, 1958~1963)在《慈母與導師》通諭(*Mater et Magistra*, 1961年5月15日)強調某些主要的觀念，如團體、社會化、相通(Communion)。這些關懷亦成為《和平於世》通諭(*Pacem in Terris*, 1963年4月11日)中所表達的教會新使命，教會使命自此亦首度傳給所有的善心人士(all men of good will)。

¹³ 宗座正義和平委員會，《教會社會訓導彙編》試譯本，(2004)，87號。原文：Pontifical Council for Justice and Peace, *Compendium of the Social Doctrine of the Church*, (Vatican: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 2004).

梵二大公會議是教會關心世界的高峰，《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Gaudium et Spes*）認定教會該進行改革並成爲和平與希望的見證者，使人類成爲一個大家庭。這憲章也仔細地討論社會的主要議題，如：文化、經濟、社會以及團體與家庭……等。在另一篇文章《人的尊嚴》（*Human Dignity*）中，教會強調人基本的自由是良心的自由，這也成爲全球化的基本議題。因爲，沒有自由便不能要求負責任的態度，否則無異是緣木求魚，同時，它也涉及和平與正義的問題。

最後，我們特別提出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一百週年》通諭（*Centesimus Annus*, 1991年5月1日），它聚焦於全球化，可作爲教會關心全球化問題的結晶，藉以說明今日全球化的現況¹⁴：

「今日我們面臨所謂經濟『全球化』的現象。對此現象不可置諸不理，因其能推動更進一步的繁榮、創造出不尋常的機會。不過，人們也越來越感覺到，經濟愈是國際化，愈應具備有效率的國際機構以對經濟進行密切的監督，使其導向公共福利。這不是單獨一個國家—包括世上最強大的國家在內所能辦到的事。爲獲得這樣的結果，強

¹⁴ Professor Johannes Schasching 詮釋這篇全球化的文章，並提出下列六點：(1)天主教社會思想認爲，全球化是一種幫助人類更幸福的工具。(2)自由市場需要法規來保障公眾利益。(3)全球市場的法規要求不能只停留在國家的程度，也應依靠國際合約和組織的公平來約束。(4)該約束除了國際性，也需要「全球性」；即分工原則爲社會的權威領導來保護公眾利益。(5)上述的思考該特別注意正在發展的國家。(6)天主教思想嚮往上述的全球化，要求也能與經濟、政治與利益發展良好的互動：此乃新大公精神。See: J. Schasching, "The Church's View on Globalization" in *Globalization: Ethical and Institutional Concerns*, p.37ff.

國之間的協調必須加強，並且在國際機構中，全人類的利益之分配應使所有人都能受到機會均等的待遇。另外有一點也是必要的：國際機構在評估其決策所造成的影響時，始終應當充分地考慮那些在國際市場上無足輕重的國家和民族，他們正為最迫切卻又令人失望的需求所困擾，因而更需要他人的支持才能發展，在這方面頗有待大家的努力。」

總之，天主教思想關心人類生活中廣泛及實際的各個層面，涵蓋對「隱藏的罪惡結構」(structure of sin)之問題。爲了在人的皈依中建立一個更加公道、良好的社會以及政治秩序，其呼籲的對象不只是天主教徒，同時也包含所有的「善心人士」。全球化不但挑戰當下的經濟、社會、政治等機構，比如，它也挑戰宗教的價值觀，尤其是教會的社會訓導。教會意識到其重要性，於是編纂了一本清晰明瞭的《教會社會訓導彙編》襄助我們。以下將從全球化的角度來詮釋這本新書所關切的國際性的個體，即第九章的〈國際社會〉。

二、全球化的人本基礎

全球化的最深基礎係個人和其團體的天主肖像，其立基於舊約和新約的記載，其中有一段清楚的說明：

「讓我們照我們的肖像，按我們的模樣造人，叫他管理海中的魚、天空的飛鳥、牲畜、各種野獸、在地上爬行的各種爬蟲。」(創-26~27)。

這肖像在耶穌基督的啓示中化爲愛的相通，亦即天主是三位一體，是彼此相愛的天主，即是一神又是三位，在救恩史中通傳彰顯的天主，即創造者、救世者和聖化者。

《創世紀》肯定人與其他受造物不一樣，應受尊重；因為他（她）是天主的肖像。於是，在聖三的愛中人被聖化了，天主使「人」與「祂」合一，成為人類的第一家庭，是人類大家庭的根源，他們也分受天主所賜與的權力，去管轄其他的受造物。人類更大的奧秘是「自由」，人可與天主合作或是叛離祂。當人濫用自由、背離天主的計畫時，天主仍忠於自己，繼續保持自然的恩寵，並額外開恩與人一條救贖之路。於是，天主揀選亞巴郎為新的天主子民，此個別性為新世界救恩的標記：舊約的個別性與新約的世界之間密不可分，前者係後者的準備和前驅。

耶穌基督是新亞當，新人類家庭的基礎，也是天主與人的奧秘結合。祂所宣講的天國是全球化的新推動，也是人類愛的合一：在祂內的人—無論是哪一種族、是任何社會階級、是貧賤或富貴都擁有平等的尊嚴：「感謝天主聖神，教會意識到神聖合一的計畫普及全人類」¹⁵。如此，教會的使命是宣傳並明辨合一，它無法藉由人的暴力行為達致，而只能在「相通」中（communion）形成，即在自由的倫理中，以及文化的力量中實現。總之，「人類大家庭的合一早已存在，因為其成員因著天賦的尊嚴而平等。因此，客觀而言，應盡力推廣普遍的公益，即整個人類大家庭的公益」¹⁶。

¹⁵ “Thanks to the Spirit, the Church is aware of the divine plan of unity that involves the entire human race.”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431號。本句為作者自譯，較《教會社會訓導彙編》試譯本翻譯得更流暢。

¹⁶ “The unity of the human family has always existed, because its members are human beings all equal by virtue of their natural dignity.

三、全球化的基本規範

首先，教會肯定人基本的自然需求乃是全人類共享的利益。然而，因意識型態和偏見之故，團體性的利益蒙受阻隔，乃至弱勢者的權利棄而不顧，遂形成彼此對峙局面，甚至爆發戰爭。

爲此，教宗若望廿三世提醒國際共存的價值觀，即真理、公道、主動的連袂（active solidarity）¹⁷。這些理念如何落實在商談中，使其原因合理化落實在公平團結一致的情況中、在共識的條文之列，尤其是廢除任何暴力的可能性等的具體境遇中，此乃全人類該努力謀求共存之道。

全球化該符合國際性的法律，然而國際法應該是國際秩序的保護者，當然，國際法是基於整個人類大家庭的公衆利益而設想；如此，每個國家都有自由發言權，並且有責任彼此監督，這是國家之間的權力，也是國際法的始祖（ancestor）。無論國家或國際層面，規律化是一個合理化的過程，也許，吾人運用哈伯瑪斯（J. Habermas, 1928~）的溝通理論可以系統的理解之。

溝通的基礎是語言，而其信任建基於語言本身的一致性，其有效性也是臻至不同真理的範圍，即「確認」、「表達」和「規定」。溝通的目的是達成「共識」（consensus），而達成真正的共識需要排除意識型態的扭曲，即保持公道平等，並在討論中所達致的更合理論證便是更好的論證；總之，溝通的共識

Hence there will always exist the objective need to promote, in sufficient measure, the universal common good, which is the common good of the entire human family.”《教會社會訓導彙編》，432 號。

¹⁷ 見《教會社會訓導彙編》，433 號，註 882。

是非專制的過程。

溝通行動的確可提供教宗若望廿三世所提醒的共存價值的基本規律。當然有些仍可深入地討論，如，宗教真理與哈伯瑪斯的「後形上學」(post-metaphysics)有何差別……等等。

四、全球化組織的形成

當國際組織形成，如 1945 的「聯合國」，教會便成爲其夥伴，肯定、鼓舞其對人類和平共處的貢獻；但一旦它走偏或犯錯時，教會便成爲其良心的聲音。於是，宗座自然並非純粹是人的組織，她的使命是關心人類大家庭的平安和福樂。因此，無論是推動或參與，抑或擔任調停者……她盡量善盡自己特有的角色——即宗教團體關心人超然的共存。教會組織雖是正統，但其活力是源自個別的團體、個人的參與；爲此，重視國際性的同時，她也推動鼓舞草根團體，尤其是非國家政治的團體(NGO)。在論及如何能「全球思維」時，「在地行動」乃是大衆和教會所關切的議題，於是，有人遂將 Globalization 和 Localization 結合成新的字眼 Glo-calization。無論如何，這表達意識化的重要性，如何重視人的尊嚴、人權，同時也公共化個人和團體的責任和義務。

也許，「全球化」該與後現代的重要觀點：即關心「他者」(the other) 聯合起來思考，便能認出世界新階段的更深意義。全球化因科技的控制而「他化」對象，包括人在內，這是受扭曲的同一律、是工具化理性。後現代的反應是提倡多元化，並將他化轉化爲「他者」的倫理基礎。而如何找出全球化？此乃現在化的典範和「後現代」的議題相結合，如此遂能形成 Glo-calization 的重要性。

五、全球化的目的：為發展而合作

無可諱言，發展是個人和團體的需求，但是，此需求在人類缺乏理解和合作之際遂轉變為嚴重的問題。發展主義本來有遠大的目標，鼓吹尚未發展的國家走向並臻至進步的強國，如此，發展不只是一個願望，而該是權利才對。然而，事實上卻背道而馳，「發展」的過程中，兩個世界（第一與第三世界）差距越拉越大，因此，在 1960 年代，有些神學家捐棄它而提倡「解放神學」。發展至今，經由解放神學的奮鬥和研究，公認錯誤在於一些機械化的模式，即不理睬開發或未開發國家的背景和條件，甚至有些遭受「罪惡的結構」控制且阻擋人的發展¹⁸。

平心而論，並非「發展」或「解放」概念二擇一的問題，重要的關鍵在於正確的觀點和做法，富有的國家如果不了解貧窮的地方，便不能提供有效的幫助；以解放神學的說法就是「以窮人為優先抉擇」，即只當人真正認識窮苦時，才能有效地對抗之。另一方面，為了推動合作，我們應懷有強大的動機，關心窮人，因為天主認同他們，這是人團結一致的宗教力量，這是有確實希望的發展。

如何才能產生有效的連帶方式呢？首先，關心他們的基本條件，如：識字、基本教育、足夠的食物、醫療照護，甚至，飲水的問題……。總之，關懷窮人不是視他們為一個問題，而是協助他們能建設對他們更好、更幸福的世界，這世界是屬於每一個人的處所；如此，窮人不但不是問題，而是可引發的強大潛能。

¹⁸ 武金正，《解放神學：脈絡中的詮釋》（台北：光啓，1993），99 頁。

肆、天主教教會思想對「全球化」的反省

無論是在討論全球化的議題，或是分析教會社會思想有關的章節，均呈現非常清楚的問題：全球的理想如何能在地方上落實？這有效的關鍵「點」何在？如何才能提倡之？

一、全球化的人本理想應落實地方

聖經所肯定的是普遍的人本基礎和全球化的發展方向：人類成爲一個大家庭，以金科玉律彼此相待，其最後的動機是超越公道，邁向愛。正是愛，才能以他人的視線水平來觀察與了解其所受、所感，尤其是窮苦者的經驗，這是對窮人的偏愛（以窮人爲優先，preferential love for the poor）；當無名的窮人成爲你我的「近人」，因而普遍的現象在具體的體驗中得以認出其意義。

（一）國家角色的重要性

主要問題是：誰能具體有效地實現這人類的理想呢？簡言之，是國家這個單位。它是全民於民主制度下所選出來的國家掌權者；因此，當政府有問題時，人民經過投票亦可改朝換代。人民是否能有效地「做主」，主要在於教育的問題。另一方面，聯合國或國際的正當組織也可扮演一種壓力性的陪伴力量，來協助未開發國家以避免弊端，諸如：迫害人權、戰爭等等。總之，國家就是「小家」和「大家」的關鍵性政治組織。此外，全球化並不等於國際化—即國際之間的彼此互動的單位，也包含「超越國界」的團體，所以說，全球化是複雜的、多元的現象，會引發不一樣的議題。在經濟和財務思考方面，有人就將全球化和國際化分道揚鑣，甚至對立起來。於是，教會的訓導比較強調人合作的法律與國際性的法規，即國家之間的合約，

包括聯合國的章程。的確，若沒有法律的制裁，難免會為了解決問題而有暴力與戰爭爆發。當然，全球化雖強調自由的競爭，但也有其規則；如果不管公眾共同承認的組織——像是國家之間的法律，那麼一旦紛爭就會發生暴力了¹⁹。然而，需要國際法並不等於贊同某些超強國控制世界的情況，而是尋求有理的討論和合理的法律。

(二) 全球性的真理與公道，在各地方的對話中形成

全球化是互動的過程，透過有效率的競爭而形成。這過程是在自由中以公道的條件，經過對話而達致共識，其基礎是人能了解並信任的為真；因此，在語言行動中，當理論和實現一致時，追求真理即能達成真理。當然，求真在不同的範圍內有不同的語言表達以及考察的標準和方法（如，哈伯瑪斯的四種有效說明），而其所指的媒體是活躍的方式，也是容易受扭曲的工具，因此，需要其專業倫理來負起責任並協同國家法律的約束，於是教會所要求之全球化的價值觀，也成為溝通理論的因素了。再說，人溝通的目的不只是為任何一個「共識」，而是人在主動的連帶責任中希望能接近並達致真理。

在追求真理的熱誠中，加強「愛和憐憫」是教會社會思想的特徵，它能整合對立的不同觀點和主張，而成為具和諧的活力，據此推動公道或是冀望邁向人類存在的最終意義。具體而言，全球化是人類應有的思考方向，包括整體的計畫和公益的（common good）正確觀念與分配；但無論如何，人的生活依舊是在具體的環境中，所以全球化和地方化齊頭並進就成了

¹⁹ See: *Globalization: Ethical and Institutional Concerns*, p.303f.

Glo-calization 的結合議題。總之，當媒體扮演對話的真正角色，活躍地反應上、下、縱、橫諸多向度時，人遂能實現全球化和地方化結合的議題（Glo-calization）。

（三）全球思維、在地行動（發展的思考趨向全球，實踐解放則落實於地方）

全球化所引起的另一次討論議題是「解放」和「發展」的關係。解放的觀點受到重視乃因具體地認出某些方面受控制而導致扭曲的現況（無論是機械化或隱藏罪的結構）。因此，爲了享有真正的自由，需要拋棄這些枷鎖，尤其是意識型態的束縛，這誠屬消極的階段，它不能作爲永久的看法，只是準備的階段，爲讓自由往積極的方向發展鋪路。另一方面，解放的努力僅能保持耐力，當其相信所希望的是可靠之時，希望同時也是發展的目標。綜上所述，這全球化的過程，應包含兩個不容分割的過程即 free from 和 free for。換言之，在地方的解放中才能有效地實現全人類所推動的理想——即普遍和必然的價值觀。

二、實現天主教全球化理念過程中，主教所扮的角色

自從梵二大公會議以降，教會依靠天主聖神的領導勇敢地敞開門戶與世界交流，希望成爲有效的見證者，即教會是世界的光，是其聖事²⁰。有關普世教會和地方教會的關鍵「點」和其相通互動者，沒有比「主教」更適切的了，可謂無出其右；也許了解這組織的特點能對全球化和地方化有更具體的認識。首須知悉梵二對「主教」職位的新觀念，方能認清其作爲全球化和地方化的橋樑任務。

²⁰ Bonaventure Kloppenburg, *The Ecclesiology of Vatican II*, (Chicago: Franciscan Herald Press, 1974), pp.257-261.

(一) 梵二《教會憲章》中的「主教職位」

天主教是重視傳統的聖統組織，但同時也是活躍基督的神聖身體。聖統的組織相當清楚：教宗、主教、司鐸與平信徒。然而，梵二對「主教職位」的討論是更深的問題：其一，藉祝聖獲得主教職務的主教，如同每位主教一樣，此亦包括羅馬主教一教宗在內；其二，主教是羅馬教宗所提拔的職位。在第 58 次大會（1963 年 10 月 30 日）的討論和投票表決中，獲得了該會議史上少見的壓倒性多數票——肯定這問題之第一提案而反對第二提案²¹。那麼，如果主教與教宗是「集體制」（collegiality）的話，團體主教是什麼？其與教宗又有何關係？

(二) 主教在「全球思維，在地行動」中的角色

Hierarchy（希臘文是 hierá arché）是聖統的字源，但它並非神聖的統治而已；當然，耶穌揀選十二門徒時，也指定伯多祿為領袖，為此，同時有領導者也有團體性，而主教被公認為宗徒的繼承人，這是該團體神聖的來源²²。於是，梵二創立了世界（全球）的主教團，在教宗執行「行政」時從旁共商治理舉足輕重的、全教會的議題（如 2005 年 10 月，為一整個月商議聖體聖事的會議）。教會也允許並鼓勵發揚文化的地區性主教團，例如：南美的、北美的、東南亞的（FABC）……。

²¹ See: Otto H. Pesch, *Das Zweite Vatikanische Konzil*, (Wurzburg: Echter, 1993), pp.238-244, esp. p.244: "Das Ergebnis der Abstimmung wurde in der 58. Generalkongregation am 30. Oktober 1963 bekannt gegeben. Bei annähernd gleich hohen Zahlen der Stimmabgabe ergab sich fuer alle fuenf Fragen eine hohe Mehrheit, freilich ablehnenden Stimmen in grosser Zahl zu den Fragen 3 bis 5".

²² *Ibid.*, p.252.

同時，主教亦是其教區的牧者，實踐教會託給他的三個主要職務，即教誨（teaching）、聖化（sanctifying）和治理（ruling）²³。如此，梵二大公精神對主教所強調的，不外乎：主教是位需要建立並保持多「關係」的人：與基督（為基督的卓越代表人）、與世界主教的團體性（和其他主教同為宗徒的繼承人）、與教宗（是教會的整體生活在教宗的領導下的相通）、與國家的主教團（參與共同地方教會的需要和責任）；最重要的是，與他自己的教區建樹良好的、有效的關係，包括其司鐸和信徒；最後，與世界的關係。他該關懷人，認出時代的訊號和其意義，好能伸出援手濟世。這樣，主教在教會內有非常合適的職位，建構全世界與地方的橋樑並表達關懷，同時，他也因為做為世界的鹽與光的聖事，而成為世界良心的彰顯、推動和聖化者。

結語

全球化是一樁當下不容忽視的事實，因為你我天天都經驗得到（但不一定意識得到）。因其係一變化多端、複雜多元、活躍的現象，可從不同的向度來考察和評論之，所以，不免產生積極的和消極的兩極看法。職是之故，人需要一種較為客觀的立場。而教會因為關心人的幸福和人類的救援（求援），是以每個時代提供具體的宣言，以最近而言，則是編輯了《教會社會訓

²³ B. Kloppenburg, *The Ecclesiology of Vatican II*, pp.216~262; After the historic sixty-first general meeting discussed and decided on Bishop, Pope Paul VI could say to the Italian bishops later on December 6, 1995: "To be a bishop today is a more demanding, difficult, and perhaps, humanly speaking, more thankless and dangerous task than ever before" (p.219, fn.5).

導彙編》。

本篇即討論該書的第九章，而焦點置於「全球化的議題」。它雖然分析並說明全球化的三種不同立場，但主要是肯定人能在迥異的極端中學習評估，並在中庸之道上發展之；於是，我們體悟到教會社會思想為中庸之道的指南，所以所呈現出來的問題不再是「理想」與否，而是如何具體地落實理想；這也成為理想的全球化和地方化的互動問題，是發展和解放關係的論題，其中也蘊含溝通對話的重要性。

最後，我們提出全球化組織的一座「橋樑」作為範例：天主教在梵二大公會議創舉的「主教職位」。主教不僅是其教區的牧者（具有三重任：教誨、聖化和治理），也是不同主教團的成員（世界性、地區性和國家性的主教團）；如此，主教可謂全球化和個別化之間的救援關鍵「點」，以及對話者。因此，我們深切寄望我們的主教能夠施展其特色，亦能夠扮演處理全球化的一個典範。